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

三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二

夏書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係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

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分也分別土

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兗之濟河揚之淮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

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為九州又定其山之峻水之深大者冀州冀為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冀州冀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

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既載壺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口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

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

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充最下故所先雍

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澗澮

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澗澮殺其勢讀禹貢之書者有其所自下流以濬澗澮殺其勢讀禹貢之書

求禹功之序治梁及岐

當於此詳之序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石

水則導汾

則導汾

則導汾

則導汾

則導汾

則導汾

則導汾

則導汾

則導汾

則導汾

則導汾

則導汾

則導汾

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
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
緹用羊墳壤用麩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
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

壤云然者土會之**取賦惟上上錯取田惟中中**
法從其多者論也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高於田四等者

錯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高於田四等者
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漆林之類

畿之賦屬于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
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
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
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
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

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者冀**恒衛既從**
大陸既作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

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
西北恒山也東入滏水薛氏曰東流合滏水至

衡水非古逕矣衛水地志出于常山郡靈壽縣東
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
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

東陸孫炎曰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也程氏曰
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
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

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
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其已
以及枯涸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

謂之信洛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合蓋以趙地
之昭慶以為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
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

杜佑言可耕治以爲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
可耕治也恒衛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
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島夷皮服

夷曲曰島海島之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在平郡

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在北
其右轉屈之問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
北三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
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溥易皆中高不
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
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
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
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以為水所漸淪
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為碣石在
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為碣石在
無此濟河惟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曰濟
山也濟河惟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曰濟
也愚謂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
地後碣石之地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充河之
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
濟古文作沛說文注云出常山房于縣贊皇山則此
從齊者說文注云出常山房于縣贊皇山則此

大令二

書傳一

四

毛

二字音同義異九河既道二九河爾雅一曰徒駭

四曰覆其五曰胡蘇六曰簡紫七曰鈞盤八曰

遂分簡潔為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

地志云漳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

云在平成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

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與地記云即篤馬

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

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

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鈞盤河寰宇記云

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

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
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史近古止得
其三地唐集累出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志
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
而互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
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漳沱為徒駭而不知漳
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

之鄭氏求之不得又所以為九河齊威塞其八流
以自廣夫曲防齊之禁塞河宜非威公之所
為也河水可塞而為九道果能盡乎皆無稽攷
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
石為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
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
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
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入海之
百里有碣石在其西北言夾右碣石道變遷難
有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兗冀之地既
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
中而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
為海矣漢王橫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漸益
海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
道元亦謂九河不碣石苞淪於海後出儒者知
九河於平地而碣石求碣石有無以出為之證
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也雷夏既澤
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也

大正

書傳二

五

吳山

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
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
其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
能治而後雷夏為澤故灘沮會同灘沮二水名
爾雅水受陳留後儀陰溝至蒙為灘水東入于
水經反水陳留後儀陰溝至蒙為灘水東入于
水也灘之水出陰溝東至蒙為灘水東入于泗
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
為灘濟出為濇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
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桑土既蠶是降丘
宅土退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
言之高者充地宜桑後出之濮上桑間皆可驗也
地高曰丘地宜桑後出之濮上桑間皆可驗也
得以下居平地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

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

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充徐揚三

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如洪水為患草

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

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

其性也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第

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

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

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踈被害尤劇今

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

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

此為禹治九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

為禹治九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

州為禹治九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

九與州正為相當殊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貢者

無意義其說非是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貢者

其土所有於上也充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

篚竹器篚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篚

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

小六甲 書傳三 六 吳山

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

有貢之物入於篚也浮于濟潔達于河浮舟行水曰

之技流也充之貢賦浮濟浮潔以達於河也帝

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即達帝都矣又按地志

曰灤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

此乃漢河與灤殊異然亦不能明言灤河所在

未詳其海岱惟青州距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

地也奉符縣西嶧夷既略嶧夷薛氏曰今登州之

府三十三里嶧夷既略嶧夷薛氏曰今登州之

北三十三里嶧夷既略嶧夷薛氏曰今登州之

即堯典濼淄其道琅瑯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

之嶧夷濼淄其道琅瑯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

北濼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濼州昌邑也濼水

地志濼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濼州昌邑也濼水

東南七十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

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

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

道也林氏曰濟下流充受之濼既去流水徐受之

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
但維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
用力最也**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海涯之地
省者也

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厥田惟上下厥賦**
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

中上第四也**賦****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
田第三賦

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鹽斤地所出絺
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

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
同錯蓋別為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

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泉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
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意其必須以為器

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
為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

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
畜牧為生也檠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

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之為繒其堅
韌

謂之山蠶**浮于汶達于濟**汶水出泰山郡萊
謂之山蠶

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
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

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海岱及淮惟徐州**徐
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

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
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

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
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

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
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

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淮沂其**
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又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于
淮沂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溢為患尤在

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
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于下邳

西道南而入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
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

書傳二

唐圭

之沂水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
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沂水有泗
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沫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
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
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
又則自沐而下凡為川者可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
為浸者可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
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泰山郡蒙
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
大野既豬今濟州鉅野縣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
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
南為荷北為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
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為濟之所絕其所聚也
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
徐亦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都西
南亦有濟於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
東京原底平
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
大六十一
小五十九六

書傳二

八

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
人以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
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原所以志濟也
帝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如土黏曰埴埴也周有埴埴
之工老氏言埴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
可埴可埴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
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之厥田惟上
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中厥賦中中第五等也賦厥貢惟土五色羽畎
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

玄纁縞故制以爲貢周書作維曰諸侯受命于
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墳東青土南赤土西白

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
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畎
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羽畎

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
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
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五色以雉為飾者多不但旌旄
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
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
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
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
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
向日者為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
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
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
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
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
生土中不根着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為
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
也淮夷淮之地夷也蠙蚌之別名也暨及也珠為
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
遺制歟夏翟之出于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
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
地非它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

大二十七
書傳二
九
毛亨

幣也武成曰厥篚玄黃織縞皆繒也禮曰及期
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記曰有虞
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織縞皆繒之名也曾氏曰
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袞所以祭也黑經白浮于
緯以齋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浮于

淮泗達于河許慎曰汭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

以達于河者以灘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汭
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汭然則泗之上
源自汭亦可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彭蠡

既豬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

謂鄱陽湖者是陽鳥攸居陽鳥隨陽之鳥謂鴈

也詳見導水陽鳥攸居也今淮彭蠡洲渚之

間千百為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鄉
也言澤水既豬州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
性而遂其三江既入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

性而遂其三江既入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

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
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
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嶓
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
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三江若可依據然
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按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
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
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拍為
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
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
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
井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
禹貢書法費䟽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
亦略江漢荆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
不書况朝宗于海荆州固備言之是震澤底定
亦可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吳縣也具區地志在吳
縣之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
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
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
也

大、十五
小、五、九、五

書傳二

十

毛亨

也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蕩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蕩敷布也水
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

也其下地多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
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

錯也上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瑶琨說文云石
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

之筭節有英蕩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

木梗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
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

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
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

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舟服來貢而織貝之
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犬曰抽錫者必
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
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
於出也**公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公**
令也**公于江海達于淮泗**入海自海而入淮泗
不言達于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公
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
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荆及衡陽惟荊州**之
注之江記者之誤也**荆及衡陽惟荊州**之
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為至者蓋南方惟
唐孔氏曰荊州以衡山之陽為至者蓋南方惟
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南也**江漢朝宗于海**
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江漢朝宗于海**
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
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
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九江孔**
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江孔**
殷雋西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
小六台七

書傳二

十一

王嵩

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
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
漸水沅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
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
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
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蠡江三
曰烏白江四曰提江九曰箇江今詳漢九江郡之
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
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為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
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為九然
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
為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
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設使
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
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
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為九江者得
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
名九江故下文導水上即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

小水謂之過則洞庭沱潛既道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

之為九江益以明矣沱潛既道

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

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

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

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雲土夢作又曰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荆州其澤藪

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

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

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

士見而已夢作又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

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厥土惟塗泥厥田惟

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下中厥賦上下

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

下中厥賦上下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

修也閩人工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栝柏礪

砥砮丹惟筥箛柁栝三木名也柁木似檇

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荆之貢與揚州

大七十八

書傳二

十三

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按職方

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

所產不無優劣矣柁栝柏三木名也柁木似檇

而可為弓幹栝木拍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

細密為名礪以麤礪為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

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筥箛竹各栝木

名皆可以為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

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

之其堅則筥箛不能過也則筥箛蓋竹之堅者

其材中矢之筥栝肅慎氏貢栝矢者是也三邦

未詳其地砥致也致貢筥箛栝之有名者也龜

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

既包而入王祭不供無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

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

菁以爲菹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

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

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

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其江沱潛漢也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

荆河惟豫州條荆州之域西南至南伊洛而伊洛

灑澗既入于河出伊水山經曰熊耳之山伊水洛郭璞云熊耳在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

地志言伊水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

舉山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

河南北今鞏縣也灑澗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

偃師縣也灑澗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

池縣東新安在河南府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

澗水即澗水所出也灑澗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

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猶漢入灑澗入于海而

荆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詳見下蓋四

二水為名在濟水自今鄭州孟州溫縣西五里

倉者古之教山也按今濟縣西五里

鄭康成謂榮今塞為平地於榮陽民猶謂其處為

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

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景

儀其有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榮雜其浸

波澁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二說不同未詳

水經

卷二

十三

吳

是為一孔氏水者非也波導荷澤被孟豬河澤地志在濟

今與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荷山故名其

澤為荷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宛

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

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

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

氏曰被覆也荷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

常入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不言色者其色

故曰被也疏者謂之壚其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

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等也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

績錫貢磬錯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

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此乃貢者蓋豫

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

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及練然經但言貢臬

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績細綿也磬錯

大六十一卷

書傳二

十四

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錯

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

嫌故此先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無

屬故言錫貢在先浮于洛達于河豫去帝都

蓋立言之法也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

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

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岷嶓既藝岷嶓

即太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岷嶓既藝二山

名山岷山江地志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今茂州汶

山縣江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

為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第一

彭諸山之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第一

峯也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

出又云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

豕一山跨于兩縣云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

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

道此江漢別流之在大梁州郫縣今成都府郫縣

道此江漢別流之在大梁州郫縣今成都府郫縣

道此江漢別流之在大梁州郫縣今成都府郫縣

道此江漢別流之在大梁州郫縣今成都府郫縣

道此江漢別流之在大梁州郫縣今成都府郫縣

道此江漢別流之在大梁州郫縣今成都府郫縣

道此江漢別流之在大梁州郫縣今成都府郫縣

也江入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

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

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

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漢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

符縣也。又按梁州迺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

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蔡蒙旅平蔡蒙二

沱潛江漢原流於是而見

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

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

沫水逕其間涸崖水脈漂疾歷代為患蜀郡太

守李冰發卒鑿平涸崖則此二山在禹為用功

多也祭山曰旅旅平

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夷道或其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川

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岳州東西

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

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

小大司四十二 書傳二 十五

北東入于江今詳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

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

不可知也 厥土青黎 黎黑 厥田惟下上 厥賦下

中三錯也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

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或為歲有上下年

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

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間歲第六等也

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七等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

等而間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

具今不存矣書之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

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

哉言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磬鐵

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言鐵

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

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

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利尤在於熊羆

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為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西傾因栢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

于渭亂于河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栢水名水

經曰西傾之南栢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即潛水也自西

漢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

漢南流而至于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

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

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

上謂如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

下謂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

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

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

又未可曉也絕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域西

西河謂之西河者弱水既西柳宗元曰西海之

主冀都而言也弱水既西柳宗元曰西海之

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

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

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

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

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芟園水在芟園水之

循弱水西行至芟園水在芟園水之西又

討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芟園水分軍搜

域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

一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

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

非涇屬渭汭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

是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

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

渭源縣入河今華州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舡司
空縣入河今華州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舡司
風汧縣弦蒲藪芴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
汧源縣弦蒲藪有汧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
汧詩曰汧鞠之即皆謂是也屬漆沮既從二水
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汧二水也漆沮既從二水
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
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
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
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合榆谷慈馬
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
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
從於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
此豳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
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
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
貢之漆灃水攸同灃水地志作豐出扶風鄠縣
水也灃水攸同灃水地志作豐出扶風鄠縣
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自鳥鼠
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

大序五

言傳二

十七

曰屬曰從曰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在馮翊懷

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志在

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也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山地志古文以

太一山為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求興軍萬

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為惇

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

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

俗呼為青雀山舉三山而不原隰底績至于豬

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
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爲豬野今涼州
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
澤也陂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之地或舜竄三苗
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
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叙今按舜竄三

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不叙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驚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岳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為猫姓豈其遺種歟

厥土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

非他州所及**厥田惟上上**田第一等而賦**賦中下**第六等者地狹

而人功少也**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

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浮于積石至于**

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

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

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

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

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按邢恕

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

小之大五十一**書傳二****十八**

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

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

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

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

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

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

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積不勝舟載

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

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

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

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織皮崑崙折支渠搜**

何也姑錄之以備參攷云

西戎即叙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折支在河

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二國

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

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

戎故附于未○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

夷島夷所籠此三國亦籠織皮但古語有顛倒

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西戎即叙

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導岍及岐

梁州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為然

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

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三山皆雍州山今隴州吳山縣扶風岍縣西吳山古

文以爲岍山今隴州吳山縣扶風岍縣西吳山古

岍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隴州岍縣源有岍山

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荆見雍

州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折城王屋太行恒山皆雍

冀州蒲坂縣南今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

東郡蒲坂縣南今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

大城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西縣今澤州門山是也

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門山是也

也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

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

太行恒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郡曲陽縣西北今懷

內也恒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郡曲陽縣西北今懷

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非是蓋禹

為荆山之脈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

大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故謹而書之

以見其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言之

則代北見其武說之憲諸州乘高而上流其脊以東西之

水則東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西之

水則東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西之

書傳一

十九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

大河也北境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

柏至于陪尾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西傾

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志大

耳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志穎川郡

密高縣有密高山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

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古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

橫尾桐柏縣也陪尾志今安陸縣東南今唐

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導嶓冢至于荆山內

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方至于大別謂之嶓冢即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

內方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志襄陽府南章縣也

也方左傳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軍長林縣

也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小別至于大

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大江漢北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嶓冢

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况殘山斷港歷數千

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

家之文也此南條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

江漢南境之山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

流沙志在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

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

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

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

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

故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黑水至于

導山則先岷岐導水則先弱水也導黑水至于

三危入于南海關山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

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

麗水曰彌浩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

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

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

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

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

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

志曰水經樊綽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

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

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

處可二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

書傳二

二十一

二十一

也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

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內至于大伾北過洛

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砥柱見導

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

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水入河實在大伾氏曰山再成曰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水大伾氏曰山再成曰東張揖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阜山又不一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阜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納既已太近東距洛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者為是洛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澤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磔磔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北直達于海疑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洛濱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過洛水之文當以入海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過洛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過洛水之文當以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則逆河在

大小三

書傳二

二十二

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山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曰閭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崕嶮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吐蕃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崕嶮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為是河亦積石三崕嶮在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其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北則曰洛納日大伾又詳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則曰過洛水又詳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納而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納而平地行於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降而水大岸高於

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徑下得碣石因其方

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其方

按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

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

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

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

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闊豁然奔放怒氣

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

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龕齋以

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

門皆不知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

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

說又何也

所考也

過三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

為北江入于海

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

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

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兩川俱出嶓冢而

為漢水者是也

小六甲二

書傳二

三三

蓋十里漢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三澁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

衆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濁流其南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湖口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為反矣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源淺每歲四五八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入湖至七八月間大江落水湖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匯北會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泣而身督之分遣官屬往視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地偏水急不測彼方負其險阻不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是以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

大小

書傳二

二十四

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於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岷山導江東足在者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也北

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也沱江之別流於梁者

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道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荆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導沱水東流為濟入于

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

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

出河東郡垣縣王屋山頂崖下曰沅水既見而伏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沅水既見而伏東

出於金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
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七百步
流至温縣是為濟水歷魏公臺西南入于河益
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
豫州又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
今廣州又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
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東北至于河派濟流至其地爾
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河派濟流至其地爾
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
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以入于海本朝
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
海謂之清河鄆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
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水不與
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
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
河滿溢出南岸益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
還以元名命之既非程氏言溢之不一字固為
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
而冒稱為濟蓋滎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
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况經所書

書傳二

三五

單立導沈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
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
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二堂記云泰
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
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
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
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西北至于歷城之
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
人名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
水之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樂水達
于清河以至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此乎
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
驗之蓋皆樂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
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其流亦
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攪濁水則清人所經之取
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也濟水之伏流
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程氏非之顧弗深
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

耳考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水經云

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

會者以二水相敵故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

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同穴山名地志云鳥

鼠山者同穴之技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

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導洛自熊

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按經言潘冢導漾岷

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

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

水經卷六

書傳二

十六

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沅水不言山者沅水伏流其出非一

故不誌其原也弱水黑水不言大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

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九

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

陂四海會同隩隈也李氏曰隕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灘沮會同同義四海

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

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無不

無不平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臣慎財賦咸則三

壤成賦中邦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

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

正焉以任土事臣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

謹其二財賦之名物入如周大司徒以土類咸皆也之法辨十

有也九州穀土又有二壤之名物以上致中稼穡之類如

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中稼穡之類如

中則止於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錫土姓

也氏者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土台我距違也諸侯治水

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內之地也甸事故謂

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

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

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

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五百里侯

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國之服者侯

邦外四國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國邑地男

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以五百

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謂綏安也

者漸遠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四面又各

外二百里介於內外之間故內武以治外聖人所

綏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也分五百里要服三百

言傳二

三十七

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

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

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

百里流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

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

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

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按每

服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

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

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

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

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

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

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

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

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

一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

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

數計而後世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為禹直

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

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

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

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

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

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

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

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

云

大司馬書傳二 二十八

甘誓

甘地名有亳氏國之南郊也

其討叛一眾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

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

古文皆有。按有亳夏同姓之國史記

曰啓立有亳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

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亦臆度

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

夏有觀亳商有姓邳周有徐奄則有亳

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

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政教禁令而

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

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

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

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

謂有亳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

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亳不

臣之罪而為天下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後世諸侯之戒也

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六事者非有亳氏威侮

大

戰

于

甘

乃

召

六

卿

之

罰

之

罰

之

命

右

不

不

攻

于

右

汝

不

恭

命

御

非

其

馬

之

正

汝

不

不

攻

于

左

汝

不

恭

命

御

非

其

馬

之

正

汝

不

恭

命

御

非

其

馬

之

正

汝

不

恭

命

御

非

其

馬

小

書

二十九

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足御也蓋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御也蓋左右不治其非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遷戮汝遷廟主行禮曰天子巡狩以主以鼓行則天子親征不必載其遷廟之主與社于祖義言若不用命于社孥及汝身將併汝妻孥而使之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之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法則無以整肅其孥男子以為罪隸之孥及嗣孥戮之刑謂戮辱之所以為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子則

書傳二

三十

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剝殄滅之無遺育之師則為過哉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義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

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善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

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

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

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

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

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

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

則十旬而弗反是則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

太康自棄其國矣

河名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皆

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

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

父子之怨五子之怨兄弟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

怨是愈疎也五子如宗廟社稷危亡之過大而不可

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

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

言傳二

三十一

寧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

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踈則離情親

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踈故謂之離言其

可親而不可踈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

國安本既不可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

而已矣歌其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序或作歌之一序不可或長幼之予視天下愚夫愚

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

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

不敬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

衆也民心怨昔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

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

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前喻其危懼可畏

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

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其二曰訓有之內作

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

未或不亡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變寵也禽荒

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酣嗜皆無

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言六者有

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

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其三曰惟彼陶唐

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堯初

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

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

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也道以有天

下今

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

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履宗絕祀明明

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

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

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

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

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

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

石之設所以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

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

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

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

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

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

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

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

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

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

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

言傳二

三十三

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按法
 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
 又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其五曰
 鳴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
 乎予心顏厚有怛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也。曷何
 呼之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彷徨無
 人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
 太康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怛怩愧
 之發於心也可追也。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

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

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

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

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猶為禮樂征伐之

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

歎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為義

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

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

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

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

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

制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

羿之書而亂臣賊子所為

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胤侯胤國之侯

書傳二

三十四

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胤

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

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

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

康而自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

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

制之也羿令天下而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

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

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

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義

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

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

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

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也告于眾曰嗟予有眾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
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徵驗保安也聖人

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常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明也又按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

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

刑以警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

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

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官

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

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畧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

猶有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倂擾

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

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

及時者殺無赦官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

其所居之位倂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

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

月星辰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

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

辰日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

宿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瞽樂官

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
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
為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
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
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
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
知是固于先王
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

士同力王室尚弼子欽承天子威命將行也我

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伐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搜諸侯以伐諸侯也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其辭曲其義迂也

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

與惟新崐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崐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

言傳二

三十六

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義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傲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惡者也胤后徂征隱其畔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也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威者嚴明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之二

淳祐庚戌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
校正刊于上饒郡學之極高明

